

水 春

著 士 女 心 冰

奉 天 東 方 書 店 出 版

春 水

(1)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我的朋友！
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2)

四時緩緩的過去—

百花互相耳語說：

“我們都只是幸者！
甜香的夢

(1)

輪流着做罷，
憔悴的杯
也輪流着飲罷，
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

(3)

青年人！
你不能像風般飛揚，
便應當像山般靜止，
浮雲似的
無力的生涯，
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4)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2)

(5)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
自由的，
沉靜的，
他擁有快樂的聲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具有快樂的聲音。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3)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6)

詩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罷，
‘美’的圖畫，
要淡淡的描呵！

(7)

一步一步的扶走一
半隱的青紫的山峯
怎的這般高遠呢？

(8)

月呵！
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

(4)

深遠的天空裏，

只有你獨往獨來了。

(9)

倘若我能以達到，

上帝呵！

何處是你心的盡頭，

可能容我知道？

遠了！

遠了！

我真是太微小了呵！

(10)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

(5)

(11)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12)

絃聲近了，
瞽目者來了，
絃聲遠了，
無知的人的命運，
也跟了去麼？

(13)

白蓮花！
清潔拘束了你了——
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
來參禮呢？

(6)

(14)

自然喚着說：

“將你的筆尖兒

浸在我的海裏罷！

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

(15)

沉默裏，

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

(16)

心呵！

什麼時候值得煩亂呢？

爲着宇宙，

爲着衆生。

(17)

紅墻衰草上的夕陽呵！

(7)

快些落下去罷，

你使許多的青年人頹老了！

(18)

冰雪裏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隨着你零星開放。

(19)

詩人！

筆下珍重罷！

衆生的煩悶

要你來慰安呢。

(20)

山頭獨立，

宇宙只一人佔有了麼？

(8)

(21)

只能提着壺兒

看她憔悴—

同情的水

從何灌溉呢？

她原是欄內的花呵！

(22)

先驅者！

你要爲衆生開闢前途呵，

束緊了你的心帶罷！

(23)

平凡的池水—

臨照了夕陽，

便成金海！

(9)

(24)

小島呵！

何處顯出你的挺拔呢？

無數的山峯

沉淪在海底了。

(25)

吹就雪花朵朵

朔風也是溫柔的呵：

(26)

我只是一個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10)

(27)

大風起了！

秋蟲的鳴聲都息了！

(28)

影兒欺哄了衆生了，

天以外—

月兒何曾圓缺？

(29)

一般的碧綠，

只多些溫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麼？

(30)

天高了，

星辰落了。

(11)

曉風又與睡人爲難了！

(31)

詩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靜下心潮

聽他呼喚！

(32)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33)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12)

(34)

青年人！

從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來罷。

(35)

嫩綠的葉兒

也似詩情麼？

顏色一番一番的濃了。

(36)

老年人的‘過去’，

青年人的‘將來’，

在沉思裏

都是一樣呵！

(37)

太空！

(13)

揭開你的星網，
容我瞻仰你光明的臉罷。

(38)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衣了！

(39)

水向東流，
月向西落—
詩人，
你的心情
能將她們牽住了麼？

(40)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蜜雨上，

(14)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41)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42)

晚霞邊的孤帆，

在不自覺裏

完成了‘自然’的圖畫。

(43)

春何曾說話呢？

但她那偉大潛隱的力量，

已這般的

(15)

溫柔了世界了！

(44)

旗兒舉正了，
聰明的先驅者呵！

(45)

山有時傾了，
海有時湧了，
一個庸人的心志
却終古豎立！

(46)

人在廊上，
書在膝上，
拂面的微風裏
知道春來了。

(16)

(47)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48)

自然的微笑裏，
融化了
人類的怨曠。

(49)

何用寫呢？
詩人自己
便是詩了！

(50)

鷄聲—
鼓舞了別人了！
他自己可曾得到慰安麼？

(17)

(51)

微倦的沉思裏
 鴿兒的絃風
 將詩情吹破了！

(52)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和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53)

白晝從那裏長了呢？
 遠遠牆邊的樹影
 都困慵得不移動了。

(18)

(54)

野地裏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罷。

(55)

狂風裏—
遠樹都模糊了，
造物者塗抹了他黃昏的圖畫了，

(56)

小蜘蛛！
停止你的工作罷，
只網住些兒塵土呵！

(57)

冰似山般靜寂，
山似水般流動。

(19)

詩人可以如此的支配他麼？

(58)

乘客呼喚著說：

“舵工！

小心霧裏的暗礁罷。”

舵工寧靜的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殼了”

(59)

流星—

只在人類內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麼？

(20)

(60)

弟弟！

且喜又相見了，
我回憶中的你，
那能像這般清晰？

(61)

我要挽那“過去”的年光，
但時間的經緯裏
已織上了“現在”的絲了！

(62)

柳花飛時
燕子來了，
蘆花飛時
燕子又去了，
但她們是一樣的潔白呵！

(21)

(63)

嬰兒，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秘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64)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無邊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65)

清絕——
是靜寂還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牆，
被雪的楊柳，
冷又何妨？

(22)

白茫茫裏走入畫圖中罷！

(66)

當我自己在黑暗幽遠的道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67)

沉寂的淵底；
却照着
永遠紅艷的春花。

(68)

玫瑰花的濃紅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將下來，
她却萎謝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說：

(23)

“你隔絕了她和“自然”的連結，
這濃紅便歸塵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靈魂。”

(69)

當我浮雲般
自來自去的時候，
真覺得宇宙太幸運了！

(70)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甯”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24)

(71)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開放時

無意中愁苦了你，

你當原諒他是受自然的指揮的。

(72)

在世界中——

我忘記了最初的一句話，

也不知道最後的一句話，

(73)

昨日遊湖，

今夜聽雨，

這雨點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無數的疊紋了！

(25)

(74)

寂寞增加鬱悶

忙碌剷除煩惱——

我的朋友！

快樂在不停的工作裏！

(75)

只坐在階邊說笑——

山上的樓臺

斜陽照着，

何曾不想一登臨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盡了呵！

(76)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26)

(77)

我願意在離開世界以前

能低低告訴他說：

“世界呵，

我澈底的了解你了！”

(78)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的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79)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在黃塵裏，

(27)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80)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風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啊！

(81)

微雨的山門下，

石階濕着——

只有獨立的我

和縷縷的遊雲，

這也是“同參密藏”麼？

(82)

燈下拔了劍兒出鞘，

細看——凝想

(28)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却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83)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冰冷。

(84)

青年人！

只是回顧麼？

這世界是不住的前進呵。

(29)

春徘徊着來到

(85)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86)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草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痴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87)

對着幽艷的花兒凝望，
爲着將來的果子
只得留他開在枝頭了！

(30)

(88)

星兒！

世人凝注着你了，
導引他們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罷！

(89)

一陣風來——

湖水向後流了

石磯向前走了

迷惘裏……

我——我腦中的海嶽呵！

(90)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31)

(91)

月兒
在天下水鏡裏，
這邊光明，
那邊黯淡。
但在天上却只有一個。

(92)

“什麼時候來賞雪呢？”

‘來日罷’，

‘來日’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遊湖呢？”

‘來年罷’，

‘來年’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工作呢！”

‘來日麼？’

我微笑而又驚悚了！

(32)

(93)

寥廊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94)

我不會彈琴，

我只靜默的聽着；

我不會繪畫，

我只沉寂的看着；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95)

“幽蘭！”

(33)

未免太寂寞了，
不願意要友伴麼？”
“我正尋求着呢？
但沒有別的花兒
肯開在空谷裏。”

(96)

當青年人肩上的重擔
忽然卸去時，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97)

我的問題——
我的心
在光明中沉默不答。
我的夢
却在黑暗裏替我解明了！

(34)

(98)

魚兒上來了，
水面上一個小蟲兒飄浮着——
在這小小的生死關頭。
我微弱的心
忽然顫動了！

(99)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100)

詩人從他的心中

(35)

滴出快樂和憂愁的淚
在不知不覺裏
已成了同情的花。

(101)

只是紙上縱橫的字——
縱橫的字，
那有詞句呢？
只重疊的墨跡裏
已留下當初凝想之痕了！

(102)

母親呵！
乳娘不應詭弄脆弱的我，
誰最初的開了，
我心裏悲哀之門呢？
——你拭乾我現在的
微笑中的淚珠罷——

(36)

樓外丐婦求乞的悲聲
將我的心從睡夢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將我的母親帶去了，
母親不在搖籃邊了。

(103)

夜正長呢！
能下些雨兒也好。
窗外果然滴瀝了——
數着雨聲罷！
只依舊是煩鬱麼？

(104)

聰明人，
纖纖的月，
完滿在後頭呢！
姑且容淡淡的雲影

(37)

遮蔽着他罷。

(105)

小麻雀！

休飛進田隴裏。

田隴裏，

遍地彈機

正靜靜的等著你。

(106)

浪花愈大，

凝立的磐石

在沉默的持守裏。

快樂也愈大了。

(107)

星星——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髮，

(38)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108)

我的朋友！

不要隨從我，

我的心靈之燈

只照自己的前途呵！

(109)

兩行的紅燭燃起了——

堂下花陰裏，

隱着淺紅的袷衣

髫年的歡樂

容她回憶罷！

(110)

山上的樓窗不見了，

燈花燼也！

(39)

天風裏

危岩獨倚，

便小草也是伴侶了！

(111)

夢未終——

窗外日遲遲，

堂前又遇見伊！

牽牛花！

昨夜靈魂裏攀摘的悲哀

可曾身受麼？

(112)

紫藤蘿落在池上了。

花架下

長晝無人，

只有微風吹着葉兒響。

(40)

(113)

詩人的心靈？

只合顫動麼？

平凡的急管繁絃，

已催他低首了！

(114)

“祖父千秋，

同祝一杯酒！”

明燈下，

笑聲裏，

面頰都暈紅了！

姊妹們

何必當初？

到如今酒闌人散——

苦雨孤燈的晚上，

只添我些淒清的回憶呵！

(41)

(115)

自然的話語

太深微了，

聰明人的心

却是如何的簡單呵！

(116)

幾天的微雨，

將春的消息隔絕了，

無聊裏——

幾朵枯花，

只拈來凝想，

原是去年的言語呵，

也可作今日的慰安麼！

(117)

黃昏了——

湖波欲睡了——

(42)

走不盡的長廊呵！

(118)

修養的花兒

在寂靜中開過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裏結實。

(119)

虹兒！

你後悔麼？

雨後的天空

偶然出現，

世間兒女

已畫你的影兒在羅帶上了。

(120)

清曉——

(43)

靜悄悄地走入園裏，
萬有都在睡夢中呵！
除却零零的露珠
誰是伴侶呢？

(121)

海洋將心情深深的分斷了——
十字架下的嬰兒呵！
隔着清波
只能有泛泛的微笑麼？

(122)

朝陽下的鳥聲清囀着，
窗帘吹捲了，
又聽得葉兒細響——
無奈詩人的心靈呵！
不許他拿起筆兒
却依舊這般凝想。

(44)

(123)

這時又是誰在海舟上呢？

水面黃昏

憑欄的凝眺，

山中的我

只合空想了。

(124)

青年人！

覺悟後的悲哀

只深深的將自己葬了。

原也是微小的人類呵！

(125)

花又在瓶裏了，

書又在手裏了，

但——

是今年的秋雨之夜！

(45)

(126)

只兩朵昨夜襟上的玉蘭，
便將曉風和朝陽
都深深地記在心裏了。

(127)

命運如同海風——
吹着青春的舟
飄搖的，
曲折的，
渡過了時光的海。

(128)

夢裏採擷的天花，
醒來不見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願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裏！

(46)

(129)

洞谷裏的小花
無力的開了，
又無力的謝了。
便是未曾領略過春光呵，
却也應曉得！

(130)

幢幢的人影，
沉沉的燭光，——
都將永別的悲哀，
和人生之謎語，
刻在我最初的回憶裏了。

(131)

遨遊於夢中罷
在那裏
只有自由的言笑。

(47)

率真的心情。

(132)

雨後一

隨着蛙聲，
荷盤上的水珠，
將衣裳濺溼了。

(133)

玫瑰花開了。
爲着無聊的風
小小的水邊
竟不想再去了。
詩人的生涯
只終於寂寞麼？

(134)

揭開自然的簾兒罷！

(48)

藝術的嬰兒，
正臥在真理的娘懷裏。

(135)

詩人也只是空寫罷了！
——
一點心靈——
何曾安慰到
雨聲裏痛苦的征人？

(136)

我的心開始顫動了——
當我默默的
做着樓窗
對着大海
自然無聲的謝我說：
“我承認我們是被愛的了。”

(49)

(137)

經驗的花
結了智慧的果，
智慧的果
却包着煩惱的核！

(138)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
遊絲般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139)

謝謝你！
我的朋友！

(50)

這朵素心蘭

請你自己戴着罷。

我又何忍辭謝她？

但無論是玫瑰

是香蘭，

我都未曾放在髮兒上。

(140)

岩下

緩緩的河流，

深深的樹影——

指點着

細語着，

許多詩意

籠蓋在月明中

(141)

浪花後

(51)

是誰蕩槳？

這槳聲

侵入我深思的圈兒裏了！

(142)

笠兒戴着，

牛兒騎着，

眉宇裏深思着—

小牧童！

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阿，

完滿的無聲的讚揚，

詩人如何比得你？

(143)

柳條兒削成小槳，

蓮瓣兒做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靈魂，

輕柔地泛在春海裏。

(52)

(144)

病後的樹陰

也比從前濃鬱了，

開花的枝頭

却有小小的果兒結着，

我們只是改個龐兒相見呵；

(145)

睡起——

廊上黃昏，

薄袖臨風；

庭院水般清，

心地鏡般明；

是畫意還是詩情？

(146)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53)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頹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147)

先驅者！
前途認定了
切莫回頭！
一回頭一
靈魂裏潛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148)

憑欄久
涼風漸生，
何處是天家？
真要乘風歸去！

(54)

看一

清冷的月
已化作一片光雲
輕輕地飛在海濤上。

(149)

自然無聲的

看着勞苦的詩人微笑？
“想着罷！
寫着罷！
無限的莊嚴，
你可曾約略知道？”
詩人投筆了！
微小的悲哀
永久遺留在心坎裏了！

(150)

隔窗舉起杯兒來一

(55)

落花！

和你做別了！

原是清涼的水呵，
只當是甜香的酒罷。

(151)

崖壁陰陰處，

海波深深處，

垂着絲兒獨釣。

魚兒！

不來也好，

我已從蔚藍的水中
釣着詩趣了。

(152)

暮色蒼蒼一

遠村在前，

山門在後，

(56)

黃土的小道曲折着。

踽踽的我無心的走着。
一般的遙遠的前途呵！

抬頭見新月，
深深地起了

不可言說的感觸！

(153)

將離別——

舟影太分明。

四望江山青；

微微的雲呵！

怎只壓着黯黯的情緒，

不籠住如夢的歌聲？

(154)

我的朋友

坐下真徘徊，

(57)

照影到水中，
累他遊魚驚起。

(155)

遙指峯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樹根看落日？
已近黃昏，
算着路途罷！
衣薄風寒，
不如休去。

(156)

綠水邊
幾雙遊鴨
幾個浣衣的女兒，
在詩人驢前
展開了一幅自然的圖畫。

(58)

(157)

朦朧的月下——
長廊靜院裏，
不是清磬破了岑寂，
便落花的聲音，
也聽得見了。

(158)

未生的嬰兒，
從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戶看時，
已隱隱地望見了
對面‘死’的穴洞。

(159)

開函時——
正席地坐在花下，
一陣涼風。

(59)

將看完的幾張吹走了。

我只默默的望着，

聽他吹到牆隅，

慰悅的心情

也和這紙兒一樣的飛揚了！

(160)

明月下

綠葉如雲

白衣如雪——

怎樣的感人呵！

又況是別離之夜？

(161)

青年人！

珍重的描寫罷，

時間正翻着書頁，

請你着筆！

(60)

(162)

我懷疑的撒下種子去
便閉了窗戶默想着
我又懷疑的開了窗，
豈止萌芽？
這青青之痕
還滋蔓到他人的園地裏。

上帝呵！

感謝你‘自然’的風雨！

(163)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夢見
獨自穿着水綃之衣，
從洶湧的波濤中
渡過黑海。

(61)

(164)

微陰的階上，
只坐着自己——
綠葉呵！
玫瑰落盡，
詩人和你
一同感出寂寥了。

(165)

明月！
完成了你的淒清了！
銀光的田野裏，
是誰隔着小溪
吹起悠揚之笛？

(166)

嬰兒！
誰像他天真的頌讚？

(62)

當他呢喃的

對着天末的晚霞。

無力的筆兒

真當拋棄了。

(167)

襟上摘下花兒來，

匆匆裏

就算是別離的贈品罷！

馬已到門前了，

要不是窗內聽得她笑言，

錯過也

又幾時重見？

(168)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63)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迎神曲

(1)

靈臺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頭膜拜。

(2)

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無收束的塵寰，

(64)

可有衆生歸路?”

(3)

空華影落，
萬籟無聲，
隱隱地湧現了一
是寶蓋珠幢，
是金身法相。

(4)

“只爲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輪轉的塵寰，
便沒了衆生歸路!”

(5)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65)

歸途也成來路。”

送神曲

(1)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歸途也成來路。”

(2)

這輪轉的塵寰，
何用問
‘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3)

更何處有寶蓋珠幢，
又何處是金身法相？

(66)

即我 —
也即是衆生。

(4)

來從去處來。
去向來處去
向那來的地方
尋將去路!

(5)

靈臺上，
燃着了常明燈火，
深深地低頭膜拜。
無月的中秋夜，

一朵白薔薇

怎麼獨自站在河邊上？這朦朧的天色，

(67)

是黎明還是黃昏？

何處尋問，只覺得眼前竟是花的世界，中間雜着幾朵白薔薇。

她來了，她從山上下來了，靚妝着，彷彿是一身縞白，手裏抱着一大束花。

我說“你來給你一朵白薔薇，好簪在襟上”，她微笑說了一句話，只是聽不見。

然而似乎我竟沒有摘，她也沒有戴，依舊抱着花兒，向前走了。

擡頭望她去路，只見得兩旁開滿了花，垂滿了花，落滿了花。

我想白花終比紅花好；然而爲何我竟沒有摘，她也竟沒有戴？

前路是什麼地方，爲何不隨她走去？

都過去了，花也隱了，夢也醒了，

前路如何，便摘也何曾戴？

冰 神

白茫茫的地上,自己放着風箏,一絲風意
都沒有——

颯起來了,愈飛愈緊,却依舊是無風.擡頭
望,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瓏照耀的冰山,
峯尖上莊嚴地站着一位女神.眉目看
不分明,衣裳看不分明,只一隻手舉着
風箏,一隻手指着天上——
天上是繁星錯落如珠網——

一轉身忽驚西山月落涼階上,照着樹兒,
射着草兒.

這真是她頂上的圓光,化作清輝千縷?

是真?是夢?我只深深地記着:

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

一九二一,八,二十追記.

病的詩人

詩人病了一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菊花的影兒在地，
藤椅兒背着陽光。
書落在地上了一
不想拾起來，
只任他微風吹捲。

窗兒開着，
帘兒颯着，
人兒無聊；
只有：
書是舊的，

花是新的。

鏡裏照着的，
是消瘦的麗兒；
手裏拿着的，
是沉重的筆兒。

凝澀的詩意，
却含着清新；
憔悴的詩人，
却感着愉快。

詩人病了一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病的詩人（二）

却怪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天也似詩人，
只這樣黯寂消沈。
一般的：

釀詩未成，

釀雪未成。

牆外的枯枝，
屋上的爐煙，
和着隱隱的市聲，
悠悠的送去了幾許光陰？

詩人病了一
却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詩的女神

在窗外低低的叩着呢！
簾兒吹動了一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麼？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病的詩人（三）

詩人病了一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困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牀邊一

只矮矮的小几，

朵朵的紅花，
和曲曲的畫屏，
幾日的圍住性靈。
長日如年，
嚴靜裏——
只傾聽窗外葉兒細響，
又低誦幾家詞句：
“庭院深深……”

是誰遊絲般吹弄？
又是誰流水般低唱？
輕輕地起來，
撩起窗帘
放進清音。

只是簫聲宛轉，
只是詩情游漾，
奈筆兒拋了，

紙兒棄了，
只好聽一聽。

只是一聲聲，
何補空冥？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弄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謝思想

只能說一聲辜負你，
思想呵！
任你怒潮搬捲來，
又輕烟般散去。

沉想中，

凝眸裏，

只這一束殘花，

几張碎紙，

都深深的受了你的贈與。

也曾几度思量過，

難道是時間不容？

難道是我自己心情倦惰？

便聽憑你

乘興而來，

無聊又去。

還是你充滿了

無邊微妙，

無限神奇；

只答我心中膜拜。

難役使世間的語言文字

說與旁人？

思想呵！
無可奈何，
只能辜負你，
這枝不聽命的筆兒
難將你我連在一起。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值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曾在許多的文字裏描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輕藐
一譏笑
然而在孩子庸夫和愚拙的婦人，他們聽
過之後，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明的月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几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不露光芒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悅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將來’的女神

我抬頭瞥見了
你桂花的冠子，
雪白的羽衣
你胸前的瓔珞
是心血般鮮紅，
淚珠般潔白，
你翅兒只管翱翔，
琴兒只管彈奏，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你的光明的臉
也許是歡樂，

也許是黯淡；

也許是微笑，

也許是含愁；

只令我迷糊恍惚——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將來——

是海角？

是天涯？

天上一人間？

都是你遙遙導引！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看——

只有飄飄雲髮？

琤琤琴韻，

颯颯天風；

如何一如何
你怎的只管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嚮 往

(爲詩人歌德九十年紀念作)

萬有都蘊藏着上帝，
萬有都表現着上帝；
你的濃紅的信仰之華，
可能容她采擷麼？

嚴肅，

溫柔，

自然海中的遨遊，

詩人的生活，

不應當這樣麼？

在‘真理’和‘自然’裏，

挽着藝術的嬰兒

活潑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叫——叫

天使的進行歌聲起了！

先驅者！

可能慢些走？

時代之欄的內外，

都是自然的寵兒呵，

在愛親的愛裏

互相祝福罷！

晚 禱

濃濃的樹影

做成帳幕，

絨絨的草坡

便是祭壇——

慈憐的月
穿過密葉，
照見了虔誠靜寂的面龐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我深深叩拜——
萬能的上帝！
求你絲絲的織了明月的光輝，
作我智慧的衣裳，
莊嚴的冠冕，
我要穿着他
溫柔地沉靜地酬應衆生。

煩惱和困難，
在你的恩光中，
一齊拋棄；
只剛強自己

保守自己，
永遠在你座前
作聖潔的女兒，
光明的使者，
讚美大靈！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只慈憐的月
照着虔誠靜寂的面龐。

晚 禱（二）

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
秋風冷冷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宇宙的晦冥！”

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

枯葉戚戚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人物的銷沉！”

造物者！

我不聽秋風，

不睬枯葉，

這一星星

點在太空，

指示了你威權的邊際，

表現了你慈愛的涘涯。

人物——宇宙，

銷沉也罷，

晦冥也罷，

我只仰望着這點點的光明！

不 忍

我用小杖。

將網兒挑破了，
辛苦的工程
一霎時拆毀了。

我用重簾
將燈兒遮蔽了，
窗外的光明
一霎時便隱沒了。

我用微火
將新寫的字兒燒燬了
幽深的詩情
一霎時便消滅了。

我用冰冷的水兒
將花上的落葉沖走了，
無聊的慰安
一霎時便洗蕩了。

我用矯決的詞兒
將月下的印象掩沒了，
自然的牽縈
一霎時便斬絕了

這些都是‘不忍’呵——
上帝！

在渺茫的人生道上，
除了‘不忍’，
我對衆生
更不能有別的慰藉。

十 年

她寄我一封信，
提到了江南晚風天，
她說“只是佳景
沒有良朋！”

八個字中，
我想着江波，
想着晚霞，
想着獨立的人影。
這裏是
只有悶雨，
只有黃塵，
只有窗外靜沉沉的天。

我的朋友！
誰說人生似浮萍？
暫住……
——暫住又已是十年了！

使 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蓬，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紀 事

——贈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彈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兩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雙眼，

是偵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烏鴉罷？

然而殺機裏却充滿着

熱愛的神情！

我從窗內忽然望見了。

我不覺凝住了！

愛憐的眼淚

已流到頰上了

歧 路

今天沒有歧路，

也不容有歧路了——
上帝！

不安和疑難都融作
感恩的淚眼，
獻在你的座前了！

中秋前三日

浸人的寒光，
撲人的清香——
照見我們絨樣的衣裳，
微微地引起了
絨樣的悲傷。

我的朋友！
正是“花好月圓人壽”，
何來惆悵，
便是將來離別，

今夕何夕，
也須暫忘！

十一月十一夜

嚴靜的夜裏——
猛聽得遠處
隆——隆，
是那裏築牆呢！

呀——是十一月十一夜……
想着砲聲中
燈彩下的狂舞酣歌，
我的心漸漸的
沉——沉。

上帝，憐憫罷！
他們正築牆呢！

這一聲聲中

牆基堅固了。

一塊一塊紀念的磚兒

向上疊積了，

和愛的世界區分了！

上帝憐憫罷。

他們正築牆呢！

安 慰（一）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遺留的深重的悲哀，

這一天中

我憐惜遍了人間的孤獨者。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相形的濃後厚的快樂，
這一天中
我更覺出了四圍的親愛。

母親！

當我坐在你的枕邊
和你說着這些時，
雖然是你的眼裏滿了淚，
我的眼裏滿了淚呵——
我們却都感謝了
造物者無窮的安慰！

安 慰（二）

二十年的海上，
我呼吸着海風——
我的女兒！
你文字中

怎能不帶些海的氣息！

單調的憂慚，
都歡喜的消融在
這一句話裏了！

解 脫

月明如水，
樹下徘徊——
沉思——沉思
沉思裏拾起枯枝，
慨然的鞭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人生’——
世人都當枯是一個夢，
且是一個不分明的夢，

不分明裏要他太分明，
我的朋友，
 一生的憂慮
 從今起了。

珍惜她如雪的白衣，
 却仍須渡過
 這無邊的黑海。
我的朋友！

 世界既不捨棄你，
何如你捨棄了世界？

讓她鶴一般的獨立，
 雲一般的自由，
 水一般的清靜。
人生縱是一個夢呵，
 也做了一個分明的夢！

沉思——沉思，
 沉沉思裏拋了枯枝，
 悠然的看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致 詞

假如我走了
 慧星般的走了——
母親！
 我的太陽！
七十年後我再回來，
 到我軌道的中心
 五色重輪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點小小的光明麼！

假如我去了，
 落花般的去了一

母親！

我的故枝

明年春日我又回來，

到我生命的根源

參天凌雲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陣微微的芬芳麼！

她凝然……含淚的望着我，

無語——無語

母親！

致詞如此，

累你淒楚——

萬全之愛無別離，

萬全之愛無生死！

信 誓

文藝好像射臘的女神，

我是勇猛的獅子，
在我逾山越嶺，
尋覓前途的時候，
她一當胸一箭！
在她躊躇滿志的笑裏，
我從萬丈的懸崖上，
倏然奔墜於
她的光華輕軟的羅網之中。

文藝好像遊牧的仙子，
我是溫善的羔羊。
甘泉潺潺的流着
青草遍地的長着；
她慈憐的眼光俯視着，
我恬靜無聲地
俯伏在她杖竿之下。

文藝好像海的女神，

是我忠實的舟子，
寄一葉的生涯於
她起伏不定的波濤之上。
她的笑靨
引導了我的前途，
她的怒顰
指示了我的歸路。

文藝好像花的仙子，
我是勤慎的園丁。
她的精神由我護持，
她的心言我須聽取；
深夜一清晨，
爲她關心着
無情的風雨。

徬徨裏——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所言止此
“爲主爲賓相終始！”

紙 船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
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

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萬水千山
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鄉 愁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願却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爲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遠 道

“青青河邊草，

緜緜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衣之……”

(1)

反覆的苦讀者

父親十月三日的來書，

(106)

當做最近的消息。

我泫然的覺出了世界上的隔膜

(2)

十分的倦了麼？

自己收拾着安息去罷，

如今不在母親的身旁了。

(3)

半信半疑的心中充滿了生意——

下得樓來，

因着空的信匣，

却詛咒了無味的生活。

(4)

高聲寂然，

萬衆凝神之中，

我不聽‘傾國’的音樂，

(107)

却苦憶着初學四絃琴的弟弟。

(5)

信差悠然的關上了信櫃，

微笑說“所有的都在這裏了”，

我微微的起了戰慄，

“這是何等殘忍的話呵，”

勉強不經意的收起鑰匙，

回身去看他剛送來的公閱的報。

(6)

從回家的夢裏醒來，

明知時無用的，

却仍要閉上眼睛，

希望真境是夢，

夢境是真。

(7)

“我的父親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母親

是最好的媽媽!”
在她滿足的微笑裏，
我竟起了無謂的不平。

(8)

“秋風起了，
不要儘到湖上去呵!”
爲着要慰安自己，
連夢中的母親的話語
也聽從了!

(9)

如夜夜都在還鄉的夢裏，
二十四點鐘也平分了，
可憐並不是如此!

(10)

隔着玻璃，

(109)

看見了滿洲的郵票，
這一日的光陰，
已是可祝福的！

(11)

經過了離別，
我淒然的承認了，
許多詩詞
在文學上的價值。

(12)

信和眼淚，
都在敲門聲中錯亂的收起，
對着凝視着我的她，
揉着眼睛，
掩飾的抱怨着煩難的功課。

(13)

朋友信中，

(110)

個個說着別離苦，
第二書來，
却只是歡欣鼓舞。
我已從喜樂的字裏，
尋出淚珠了！

(14)

離開母親三個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淚的褒獎自己的堅強。

(15)

她起着包兒，
如飛的走下樓來，
“忙什麼。”
“再見我回家去。”
這一答是出乎意外似的，

(111)

我呆立了半晌……

(16)

“生活愉快麼？”

“愉快……”

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

“只是想家！”

是至終沒有說出的下半句。

(17)

亂絲般的淚緒，

都束在母親的一句話裏，

“自己愛自己！”

是的，爲着愛自己，

這不自愛的筆兒

也當停止了！

(完)

(112)

